

郑小瑛：爱乐人生，幸福交响

61年前的10月1日，郑小瑛指挥了她的首场交响音乐会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。

61年后，又到国庆，她接受记者专访，坐在客厅椅子上，一口气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1点半。

敏锐的思维、如同年轻人一样洪亮的声音……这位93岁的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，仍然充满蓬勃活力。

“拼命哪！莫胆寒！”她是“不老传奇”，她的身体里，她的血液里，有着黄河一样奔腾不息的激情。

她想做的事情很多。她数着几部歌剧的演出计划，已经安排到了2023年。

本报记者许雪毅

10月1日是国庆节。61年前，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指挥了她的首场交响音乐会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。

10月1日又是国际音乐日、国际老人日。

在福建厦门，这位同时与国际、音乐、老人有关的传奇人物，几天前庆祝了自己93周岁生日。

郑小瑛，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，是一位不一样的“90后”：6月，她为孩子们献上“璀璨童心·六一儿童节专场交响音乐会”；7月，她和钢琴家殷承宗联手在厦门演绎红色经典，又在第二届中国（杭州）合唱指挥大会上执棒《黄河大合唱》；8月，她在抖音直播上为大家讲解中文版的歌剧《茶花女》；9月，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音乐厅修缮工程全面启动，她收获了人生中第93个秋天……

93岁的年轻人

她的身体里，她的血液里，也有黄河一样奔腾不息的激情、一路向前的蓬勃活力。她说，只要还能“扑腾”，就要继续站上舞台。

“90后”郑小瑛，携手“80后”殷承宗，7月1日在厦门献上“时代华章·铸就辉煌”七一交响音乐会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
她是女指挥家，是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，把表现客家人奋斗发展的交响史诗《土楼回响》带入西方的交响音乐世界。他是钢琴家，是生长于厦门鼓浪屿的闽南人，把展示中华民族拼搏进取的《黄河》钢琴协奏曲奏响世界五大洲。

这两位中国古典乐坛的知名人物，一起见证了浴火重生的新中国，有着共同的国外留学经历。

演绎红色经典，致敬峥嵘岁月。郑小瑛激动地在朋友圈写道：“郑加殷=174！！！”那是他们的年龄：一位93岁，一位81岁。

年岁的增长，意味着逐渐告别。今年，郑小瑛已在微信朋友圈里“沉痛悼念”了4位老友。

她自己，也得过3次癌症。

可她，依然活得生机勃勃。她说，只要还能“扑腾”，就要继续站上舞台。

“拼命哪！莫胆寒！”郑小瑛7月25日在朋友圈写道。那是《黄河船夫曲》里的歌词。

前一天晚上，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，满头银发的郑小瑛身着黑色燕尾服走上舞台，全场掌声如潮。当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响起，观众们被荡气回肠的“黄河礼赞”所打动，也被指挥台上的“女司令”深深折服。

“致敬郑老师，她的身体里，她的血液里，也有黄河一样奔腾不息的激情、一路向前的蓬勃活力！”有观众在“郑小瑛工作室”微信公众号留言。

9月27日，郑小瑛93周岁生日。这一天，她在朋友圈里转发了“一位陌生朋友的来信”。

署名“zhaoping”的医学工作者提到，两个多月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看到郑小瑛今年七一指挥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的视频，为郑小瑛敏锐的思维、如同年轻人一样洪亮的声音所震撼。

来信写道：“当我也即将进入老年人行列，正在为‘过两年退休后做什么’而迷茫的时候，突然发觉，您就是我心中要追逐的那颗星！”

在来信者眼里，郑小瑛93岁高龄依然散发着青春的活力，充满了神奇的力量，分享给我们的不仅是音乐艺术，更是人生拼搏的意义；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的感动，更是激励我们进取向上的力量。

郑小瑛很感动。她在朋友圈里隔空回应：陌生人！你的深情厚谊一定会让我多活20年！

此前2天，9月25日晚，为庆祝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音乐厅修缮工程全面启动和郑小瑛93岁生日，一场简单又温馨的庆祝活动在郑小瑛工作室举行。



■记者手记

▲今年生日，郑小瑛（左）和老伴的合影。

采访对象供图

一场时隔13年的回访

93岁的女指挥家，生机勃勃活跃在舞台上，又和国庆有特殊渊源。郑小瑛老师值得采访！我找到10多年前的采访本，拨通了电话——没错，依然是中气十足的爽朗声音。

关于郑小瑛老师的采访记忆，还鲜明地停留在2009年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，新华社开设“我和我的祖国”栏目。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，郑小瑛老师再合适不过。那次登门采访很顺利，郑老师畅谈她与祖国息息相关的爱乐人生。

当年采访后在郑老师家里合影。这次通过刚刚加上的微信，我把合影发给郑小瑛老师。她回复：“啊！10多年了！”

这次再到郑小瑛老师家里采访，一进门，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——客厅摆满郑小瑛老

师的照片、画像、海报，还有各种模型和纪念品。

当年第一次见到这样不高冷、不极简，相反带着热闹、接地气的场景，有些出乎意料之外。这次重见，却觉得亲切熟悉。正如郑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面对大众，深入浅出、娓娓道来的“郑式讲解”——亲切、随和、有趣。

郑小瑛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人才，又红又专。她凭着一腔热忱，凭着一种情怀，把祖国对她的这种造就，回馈给了大众。

大多数人对严肃音乐“发憷”，郑老师帮大家打开了一扇门。跟着郑老师进门的人发现，他们收获的不仅有音乐，更有人生智慧。

90多年来，郑老师遇到过种种挑战。她成长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在男性主导的指挥行业里脱颖而出，自己三次与癌症抗争，如今线

下活动大受影响，她开始玩转公众号、抖音、直播。

这位岁月积淀的老人，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当越来越多人谈论“精神内耗”，这位93岁的“年轻人”却义无反顾、勇往直前。刚推出“郑式讲解”时，别人不理解，但她不管不顾做下去。应邀到厦门创办职业交响乐团，困难重重。她说：“我是可以不计条件拼命做事的人，硬着头皮我也要做下去。”

很多时候，郑小瑛老师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但其实，收获不会辜负耕耘。

93岁的郑小瑛老师被学生们簇拥着，被银发老伴呵护着，与鲜花和蛋糕合影，这景象令人敬重。

（本报记者许雪毅）

不会哄你们的，我都90岁了。”

她问大家，你们怎么能唱得这么好。有位苗族大婶说：“我们在合唱里学会了退让。”“哇，真了不起，追求和谐，必须互相倾听，彼此退让！这么朴素、有哲学意义的解释。”她赞叹。

前阵子，有位厦门人当面告诉她：“郑老师，您为我们拨开迷雾，原来严肃音乐不是那么可怕。”

“指挥说话了！”厦门大学艺术学院老师杨绿荫记得10多岁时听“郑式讲解”的场景。“这么大的一位指挥家，大作品也讲，小作品也讲，深入浅出，娓娓道来，大家听得入了迷。”

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，是郑小瑛毕生的追求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郑小瑛到工厂区演出，《茶花女》凄凉的序曲响起，观众席却一片闹哄哄，还有人嘎嘣嘎嘣吃榛子。郑小瑛认为，中国的戏园文化是看戏、聊天、嗑瓜子，大家不懂得欣赏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歌剧很正常，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？

于是，每场歌剧演出前先讲解20分钟的“郑小瑛模式”诞生了。她提前挤公交车，带着砖头录音机、演出服，夹着总谱，一讲几十年。一开始有人不理解，说她“好出风头”，但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，有人没听全，会退了火车票重进歌剧院，就为再听一遍完整的“郑式讲解”。

“音乐来自人民，大众需要音乐。”郑小瑛说，“艺术家不要摆臭架子，你多付出一点，帮大家捅破那层窗户纸，就能换得人们对劳动价值的理解和尊重。”

2021年4月，郑小瑛在国家大剧院指挥《土楼回响》。结束后，突然有人高喊“郑老师，我爱你”，一连三遍，全场应和。郑小瑛热泪盈眶。

她想着，自己离开北京20多年了，年轻一代应该不认识自己了，为什么大家还一直念叨着她？

得到大家发自肺腑的尊重和感谢，郑小瑛说，并不是我的指挥艺术多么高超，而是因为我总喜欢把好的东西和大家分享。“这一点感情，大家理解了，所以念叨我。”

今年8月27日，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与抖音直播携手，为全国观众带来云上歌剧《茶花女》中文版，在线人数迅速突破300万。在两个半小时的直播过程中，郑小瑛坐镇直播间与网友互动。

“啊！一次崭新的导赏体验！”郑小瑛在朋友圈里写道：“坐在观众席里，耳朵听着台上，眼睛盯着手机屏幕上观众的各种提问，脑子飞快想出简明扼要的导赏词，手指忙乱地点着键盘，生怕漏答了一个好问题。原来竟可以如此高效地为成千上万的爱乐观众交流啦！太好玩儿啦！”

不老传奇，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。郑小瑛保持敞开状态，随时愿意接触一切新鲜事物。

2020年，91岁的她在抖音开设“郑小瑛工作室”，加上在微信公众号开设的“瑛乐知音”，已发布数百个视频。

此前一年，90岁的她在喜马拉雅、蜻蜓等APP上开设交响乐导赏《著名指挥家郑小瑛带你欣赏交响乐——“让耳朵更聪明”》，持续到今年7月，已讲了50课。听众催她更新，问她“郑老师是不是搞饥饿营销法”，她哈哈大笑。

郑小瑛实在太忙了，但仍记挂着网上课程。“学院派的音乐名词大家一听就头大，我的特点是比较大众化，中小学教师很喜欢，说对音乐欣赏备课有用。”

想做的事很多

“中国人在交响乐领域也做出了成果”。她数着几部歌剧的演出计划，已经安排到了明年。

2007年，郑小瑛携厦门爱乐乐团，到被誉为“音乐圣殿”的柏林爱乐大厅演出。出发前，她写了一篇文章，说要到“关公门前耍大刀”，因为德国是贝多芬的故乡，那里有耳朵最挑剔的听众。结果演出大获成功，返场持续了10多分钟。

那一次，郑小瑛指挥的是《土楼回响》。这部40分钟5个乐章的交响诗篇，迄今已被她带到亚欧北美等12个国家、演出77场，创下中国交响乐套曲演出纪录。

柏林爱乐大厅、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、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、美国旧金山戴维斯交响音乐厅……每次，郑小瑛都奔着世界一流音乐厅而去。她希望西方主流社会看到，“中国人在交响乐领域也做出了成果”。

“你有心来我有情，不怕山高水又深；山高自有入开路，水深还有造桥人！”说到动情处，郑小瑛哼唱起《土楼回响》中脍炙人口的客家山歌。

2000年，郑小瑛第一次回到父亲出生地福建永定，见到了客家人繁衍生息、保卫家园而建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土楼。她应邀作曲家刘湲为当年举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创作了《土楼回响》。

“我们的青年音乐家努力用西方交响乐手法讲述中国故事。”郑小瑛认为作品很成功。

这位指挥家努力推动“洋戏中唱”——用中文演唱西方经典歌剧。5年前，她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中文版的马勒交响曲《尘世之歌》。有一次，懂汉语的意大利朋友上门请教“客家女”话题，被她“借来”校对《茶花女》的意大利文翻译。

现在，郑小瑛很想带几个徒弟一起把中文译配做下去。“你帮我留意看看，有没有人愿意加盟？”她对来访的杨绿荫说。

郑小瑛想做的事情很多。她数着几部歌剧的演出计划，已经安排到了明年。

她还想学开车。亲朋好友劝阻：“郑老师还是等无人驾驶吧。”

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，郑小瑛坐在客厅椅子上，一口气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1点半。桌上的矿泉水动都没动。阿姨炒菜的声音响起又静默下去。老伴刘恩禹坐在一旁，默默陪了3个小时。

郑小瑛曾成功在20多个国家指挥，演出中外歌剧和交响音乐会1600余场。客厅里摆满郑小瑛的照片、画像、海报，还有各种模型和纪念品。

在里面，记者看到了郑小瑛和女儿的合影。

在莫斯科指挥第一场歌剧公演时，郑小瑛曾把女儿照片夹在总谱里。“指挥完翻到最后一页，照片上女儿正对着我笑。”她回忆。

郑小瑛有些遗憾。女儿小时候不在身边，再见面时母女俩已过了亲热年龄。如今，女儿在美国，两人只能微信联系。

去年7月1日，郑小瑛在朋友圈晒了老伴合影，附文：加起来180岁，“光荣在党”129年的两个老党员。

今年生日当天，老两口照例拍了合影，两位白发老人在蛋糕和鲜花丛中笑得开心。

傍晚，这对银发夫妻常常相伴在小区散步。“人生已到尾声，还能自理，还能这样一起生活，我很幸福。”郑小瑛说。

“传奇”是这样成长的

33岁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公

演了一场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。这是中

国人第一次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

郑小瑛到三线工厂演出，大婶大姐们围着她：“瞧你的胳膊这么一抡，大老爷们都得跟着你转，好解气啊！”

郑小瑛哈哈大笑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学。美国记者问她：“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性站到指挥台上上去的？”

在男性主导的指挥行业里，郑小瑛脱颖而出，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、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等职务。她说，我没有遭遇性别歧视，但也没有因为性别得到优待，我感谢我的祖国，感谢我的人民。

潜移默化中，她受了母亲的影响——在女人裹脚的年代，母亲放开裹脚从重庆跑到上海学女子现代体育，又冲破家庭追求自己的爱情。

去年，郑小瑛发起“华人女指挥致敬三八国际妇女节”公益宣传活动，找到30位全球华人女指挥。今年同样的节日，她登台指挥，致辞说女性应该是“坚强勇敢的铿锵玫瑰”。

这一生，郑小瑛遇到很多挑战。1929年她出生在上海，6岁学琴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全家逃难到重庆、成都。

从小参加合唱团，郑小瑛选择唱低声部。“为什么喜欢低声部？因为它比较难，要配合主要旋律，有挑战性，很有意思。”

19岁，郑小瑛怀抱革命理想，冲破父母3

“追星者”与被热爱的人

得到大家发自肺腑的尊重和感谢，郑小瑛说，并不是我的指挥艺术多

么高超，而是因为我总喜欢把好的东

西和大家分享

“我去大山里追星了！”

2019年9月，亲朋好友在厦门准备为郑小瑛庆祝90大寿，老寿星却张罗着“下乡进山”。

两个月后，郑小瑛来到云南一个苗族村落。她鼓励那些优秀的民间合唱者说：“一定要坚信你们唱的是好的、对的。”她又补充道，“我是你们的追星族啊！你们很了不起。我